

儿童文学的 三大母题

The Three Motifs
In Children Literature

(第四版)

刘绪源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儿童文学的 三大母题

The Three Motifs
In Children Literature

(第四版)

刘绪源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刘绪源著. —4版.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309-11744-8

I. 儿… II. 刘… III. 儿童文学-创作理论 IV. I0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2364 号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第四版)

刘绪源 著

责任编辑/谢少卿 赵连光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1.5 字数 227 千

2015 年 9 月第 4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744-8/I · 938

定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版序

刘绪源

我的这本书稿初版于1995年7月,距今正好20年。时间过得飞快。那时出书难,出学术书更不易,所以初版仅印一千册。我曾开玩笑说:印一百册就够了,让我送送朋友,大概需要的面也就这么大吧。不料两年后就重版了,第二版印数要高得多。第一版与第二版之间除极个别字句,没什么改动。第三版是又隔12年之后的2009年,此书早已售罄,但需求量一直存在,往我这里索书的旧雨新知不断,呼吁重版的声音也不断。此前两版都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印行,第三版改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因面世时间已不短,主持社务的朱杰人兄提议作些修订再印,于是我勉力增加了几节,以【附】的形式添入书中,其余部分基本未动。这次增补,好处是加入了对新的作品和现象的探讨,如关于《哈利·波特》的评价,这是世界性的新话题;“杨红樱现象”是中国热门话题,但如不把这类“商业童书”与“顽童型母题”区分开,则迟早会造成理论上的迷误。所以这些增补各有其价值。增补过后,我却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足以令我自豪的秘密,即这本小书的框架和整个理论系统,虽已经过



十余年——对中国儿童文学来说这可是变化多端的十余年——并不需要作什么大的修改，一是我没感到有大改的必要，二是经事实与时间检验后亦未发现有必须汰除的观点、推论或例证。前者也许可归结为我没有太大进步，后者则给我以很大安慰。而前辈、同行和更为年轻的一代对这本书的支持与鼓励，也不断增加着我的理论自信。鉴于此，我想在这第四版印行之际，理论论述上就不作大的改动了，只在文字上修订一过，就让书中的理论再经受一段时间的考验吧。

说到同行鼓励，我要再次感谢朱自强和方卫平二位给第三版写的序。当时书稿付印在即，他们都是忙人，镇日埋头于儿童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并都在各自的大学里担任重要职务，两篇序都在2009年元月18日完稿（学校放假是元月16日），可以想见他们的认真、忙碌和唯恐影响出书进度的拳拳之心。儿童文学理论是一项寂寞的事业，正如周作人所说：“其实在人世的大沙漠上，什么都会遇见，我们只望见远远近近几个同行者，才略免掉寂寞与虚空罢了。”（《有岛武郎》）这种远远近近的相应相求，正是促使我们不与流俗妥协的动力之一。二序都对拙书作出很高评价，这是我愧不敢当的，只能视为对自己的鞭策。新一版中，过去几版的跋语都抽去了，这两篇序则原样保留，因它们是友谊的见证，也是一种珍贵的纪念。

在方卫平序中，对“母题”概念提出了一些看法，这是对本书的一个重要补充。因牵涉到书名和本书主旨，我在这里再说明一下。写这部书稿时，我曾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母题研究的一些基本方法，广义地说，本书绪论中提到的普罗普的类型分析，也属于文化人类学范畴。但我取的“母题”一词，并不是从

文化人类学中来的,而是取用它的本义,也就是卫平兄所说的“主题”的意思,更准确地说,就是“元主题”,即“主题之上的主题”。按《英汉大词典》,motif 的第一义项,就是“主题”。而从汉语来理解,母题的“母”,的确可有两个方向上的解释: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如“母法”(指宪法,可笼盖其他诸法)、“母机”(工作母机,可制造机器的机器);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可追踪其来由的,如“母校”(过去就学的学校)、“母语”(最初学会的语言)。显然,西方民间文学研究者(如汤普森)的“母题”概念的中译,是从后者取义的;而本书中的“母题”一词则是从前者取义。事实上,在汉语中,“母”字的用法大多“自上而下”,用得最普遍的就是计算机中的母项与子项,一般以最上面的初始项为母项,以下的分支为子项,子项再分出分支,此即“子子孙孙,无穷尽焉”;很少有将末端的最小分支称为母项的。可见,文化人类学的用法其实是个特例。但由于 motif 一词已因民间文学研究而广有学术影响,本书在运用时,理应作出更明确的界定,不能置这同名概念于不顾。在这一点上,我无疑是疏忽了。所以,这里的说明(母题即“元主题”),也算是对本书书名及概念的一次后补的界定。

当然,“元主题”之所以能居于“主题之上”,正在于它是一种审美把握,而不只是理性的把握,它更宽泛,也更回到文学本身了。其实对于早期童话的解释,我也有意避开了普罗普、汤普森以至荣格的学术路向,而另取一条整体把握的审美的路向。我坚信这样的审美分析更合乎童话的文学本性,也更合乎“人之常情”。心理分析对于童话研究,本属剑走偏锋,虽有奇异而独到的价值,但如成为童话研究的主流乃至一花独



放,就不是一种合理的学术现象了。所以我以为,童话的审美分析至少可与荣格式的心理分析并存对峙,或形成积极的互补。

关于本书的销售,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在本书初版的前一年,我还出过一本学术专著《解读周作人》,印数也不多(三千册);再往前推十年,我却出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即与友人合写的《文学中的爱情问题》,印数高达十万以上。从销售数字看,后者是前二者的几十倍,应属广为流传了吧?但这么多年来,对前二者的需求一直存在,两书都已各印三版;而印过十余万册的《文学中的爱情问题》却再也没人提起,我自己也甘心让其烟消云散,不愿再有人读它,因它不独浅陋幼稚,而且真的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严格说只是一册“编著”而已。可见书的生命力并不取决于一时的印数,还是要看有无真正价值。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一群台湾研究生来大陆访学,他们从南到北,沿途找书店打听,问有无《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结果失望而归。他们很奇怪,既是公开出版物,何以书店都不卖?他们不知此间规矩是即使不脱销,一般书店也不卖学术著作的。那时还没有网购。第三版印行后情况就好得多,网上一直能买到书,有需要的读者对此很满意,我也很感激出版社和网店,因经营这类书其实赚不到什么钱。今年初夏我在浦东图书馆做讲座时,有几位学员当场用手机订书,却订不到,他们课后向我抱怨,才知道第三版也售罄了。第三版的责编谢少卿在读研时,就是一位不断向我索要此书,并多次为远近同学朋友代购者,她对再版非常热情,工作更是尽心尽责。现她已调至复旦大学出版社,这也是我心仪的出版社,

得领导俯允，此书能在这里重出，对我来说真是件高兴的事，特致以衷心的感谢。对过去、今后支持和阅读本书的师友同道，我也在此一并致谢。

是为新序。

2015年7月31日写于沪西香花桥畔



原序一

一部渐露经典气象的著作

朱自强

刘绪源的著作《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即将重版，绪源兄嘱我作序，幸甚，能不欣然从命？

想来既觉不易，也生欣慰：该著作至此已经是第三个版本了。1995年夏，少年儿童出版社召集一些研究者，研讨出版儿童文学理论丛书事宜，会间，绪源兄赠我一册墨迹未干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7月版），连夜捧读，耳目一新，为之折服。此为第一版。1997年11月，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颇有影响的“跨世纪儿童文学论丛”，又将这本著作囊括其中，想必是看中它的学术价值，以此为丛书增色。此为第二版。

一本儿童文学理论书，能一版再版，实非偶然，值得思量。

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好过去了三十年。三十年间的中国儿童文学，不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回头看去，20世纪90年代，真是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创作、出版的黄金年代。“50后”（包括个别“40后”和“60后”）儿童文学研究者的发

韧之作和立身之作,大体是在这十年间完成、出版的。有一次,几位新生代评论家讨论儿童文学研究的发展问题、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其中一位心存忧虑,说他们这一代研究者,目前还没有实力拿出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那种具有体系性的学术著作,而她所列举的几种专著中,就有刘绪源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

我本人一直高度评价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学科建设意义。在拙著《儿童文学的本质》中,我曾说过这样的话:“在实证方面,刘绪源的专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开了一个好头。他有理论框架,但绝不缺少对作家、作品、思潮等的事实体验,这就使其著作血肉丰满地融理性与感性于一体。读这本书,我们能切实感受到研究者那种令人信服的儿童文学悟性。”在我所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的研习中,《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是重点推荐的必读书,书中提出的“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自然的母题”及其阐述令学子们受益匪浅。以我所见,《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的观点,也是被后来出版的儿童文学著述引用次数较多的。

刘绪源不仅以专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为儿童文学的理论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还以一系列儿童文学批评文章,对行进中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挥着有力的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向“文学”回归的时代。儿童文学向文学回归,就必须解决好自己与教育的关系问题。整个80年代,关于儿童文学与教育关系问题的讨论从没有停止过。80年代后期,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发表了《卫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两篇文章,其中



这样论述儿童文学的教育性：“文学的高贵处，不仅在于让读者全身心地获得愉快的美的享受，更重要的在于以先进的思想启示人生道路，促使人作出道德范畴内的高尚行为，推动社会前进。”“‘文学即教育’；特别在儿童文学的实质上透视，就是如此。”刘绪源撰写了《对一种传统的儿童文学观的批评》一文，针对这种观点进行辨析，指出：“文学的审美作用与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其实并不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三者并不是并列的。”他重视审美（文学性）的本位作用，强调审美的整合性与统摄力。“美感一经产生，总是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包含着近乎无限的转化的可能性。凡美感，总是积极的，向上的，总能净化人的心灵，潜移默化地将你引入一种新的境界。相反，‘道德范畴’却未必总是积极的，我们不就能时时感到封建的旧道德的严重束缚么？‘教育’也不总是积极向上的，先进的与落后的东西，都可能经过教育的方式灌输给下一代。所以，强调审美作用，恰恰是保证而不是降低了文学的价值。”刘绪源的这一思考，代表了在儿童文学的审美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上和向文学回归的方向上，新时期儿童文学所达到的最高点。

自2000年第1期起，刘绪源长期在《中国儿童文学》上开设专栏“文心雕虎”，发表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洞幽烛微，以小见大，直抒胸臆地阐释中国儿童文学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显示出一个特立独行、目光敏锐的批评家的风范。当绪源兄以这些批评文章为主体，结集成《文心雕虎》一书时，我曾在封底以推荐语的形式，如此勾画绪源兄的形象：“批评家亦要有‘风骨’。刘绪源之批评笔墨，文字清新明净，思想坚实峭拔，可谓‘风清骨峻’。其一般文学的深厚功底与儿童文

学的上佳悟性，相得益彰，乃儿童文学批评界不可多得者也。”

最后回到《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上来。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黄金时代的重要收获，它的再版值得祝贺，它的价值值得估量。

中国的儿童文学研究可以有经典著作吗？可能有经典著作吗？如果可以有，如果可能有，我很想说，刘绪源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是已经逐渐显露出经典气象的著作。

2009年1月18日

于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



原序二

母题·批评·学术伦理

方卫平

一

1995年的夏天,在上海的一个关于儿童文学的小型研讨会上,刘绪源先生把他刚刚出版、还带着油墨香味儿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一书赠送给与会的几位朋友。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我和几位朋友拿到书后的兴奋之情。对于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来说,像这样设定了独到论域、具有鲜明个人眼光和独特研究风格的学术著作,实在是太稀缺、太为人们所渴求了。

许多年来,我的儿童文学概论课堂上,总是有“母题”这样一讲的。自那以后,绪源的这本书就成为我在课堂上要对每一位修课同学介绍、论评的一部重要著作。在我看来,《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一书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界重视的。

首先,是紧贴古今中外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和现象,以丰富

的儿童文学审美和鉴赏经验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由感性品味升华为理性剖析、架构的学术理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绪源是一位读书方面的杂家。他的阅读兴趣十分广泛,文史哲经、古今中外,丰富驳杂的涉猎,培养了他独特而又精准的鉴赏眼光。同样,当他以“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为论域进入本书的写作之时,他在中外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甚至更大范围里的阅读积累和鉴赏心得,为书稿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分析基础和文学事实支撑。书中关于伊索寓言、贝洛童话、《明希豪森奇游记》、安徒生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木偶奇遇记》《彼得·潘》《大林和小林》《洋葱头历险记》、林格伦童话、黎达、西顿、掠鸠十的动物小说(故事)等大量经典作品的分析,既使作者的理论思考和分析获得了来自儿童文学文本事实和历史进程的支持,展现了抽象的学术构架与鲜活的文学生命之间的血肉联系,同时也使作者的文学鉴赏经验和知识库存得到了自然、生动的展示。而对于读者来说,阅读本书,也许因此就平添了许多从文学生命的细微处去发现和思考儿童文学学术问题的惊喜和乐趣。

其次,是在纷乱的儿童文学现场和多样化的文学思想话语的杂陈中,独出机杼,对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作出个人化阐释的学术勇气。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一书在概述了中外历史上儿童文学、美学等研究领域的分类学状况后认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关于儿童文学“教育性”与“想象性”的论述,可以理解为一种类型研究。虽然中外儿童文学作品大都能归入这两种类型中去,但毕竟存在不少例外。黑格尔的“历时性”研究与普罗



普的“共时性”研究,都难以避免自身的缺陷。中国现代的儿童文学分类也存在明显的缠夹。作者在肯定了许多大师们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的借鉴意义之后提出,我们也不妨打破体裁、题材、风格、流派这些通常用以划类的界限,打破“历时性”与“共时性”相分离的研究格局,把内容与形式放在一起进行观照,力图作出那种虽或相对朦胧但却尽可能完整的把握。由此作者尝试着用一种新的方法进行类型学的研究,这就是从三个最基本的“母题”出发,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新的划分。这三个母题是: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自然的母题。作者对“母题”概念,作了自己明确的界定:

本书所运用的“母题”概念,居于一个更高的层次。它超越了“题材”概念所包含的具体性和明确性,因而它是一个更笼统的概念。它不再拘泥于作品主人公的身份、作品展开的环境以及故事情节等具体事物。我们说到一个母题,那其实就是指的一种审美眼光,一种艺术气氛,一个相当宽广的审美的范围。

作者进一步认为,爱的母题“所体现的,是成人对于儿童的眼光——一种洋溢着爱意的眼光”;顽童的母题“则体现着儿童自己的眼光,一种对于自己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的无拘无束、毫无固定框架可言的眼光,充塞着一种童稚特有的奇异幻想与放纵感”;自然的母题“所体现的则是人类共同的目光,只是这目光对成人来说已渐趋麻木,儿童们却能最大量地拥有它们”。

不管我们对作者的界定和论述持何种观点,必须承认,作

者的研究态度、学术勇气,都是值得赞赏的。

最后,是由三大母题的文学梳理和理论探索触发,探究、阐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许多重大的、前沿性理论课题的学术锐气。

爱、顽童、自然,无疑是刘绪源这本书论述的理论重心,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作者理论思辨和探索的展开过程中,他不断地从正面触及并直截了当地发表着关于儿童文学的一些重大而基本的美学问题的看法。例如,关于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与审美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有三种与此相关的理论:一、儿童文学是教育的,艺术作为手段完全服务于教育目的;二、艺术既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作为手段它运载教育内容,作为目的是指载体本身也有审美的价值;三、艺术不是手段,而是审美整体,对艺术品来说艺术审美就是它根本的和最高的目的。儿童文学理论界过去大都赞成第一种观点,这与中国文化“文以载道”的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只有极少数例外,如周作人。近年来,许多作家、理论家开始信奉第二种观点,而本书作者则明确表示,他力倡第三种观点。针对以往儿童文学研究中将“教育性”狭隘地理解为“理性因素”这一缺陷,刘绪源则把“教育性”称为“审美中的理性”,并认为,离开审美它们就是作品的外在因素或破坏因素;只有当它们自然流露于作品这一审美整体之中,成为审美情感运行过程的有机部分时,才会在文学中获得自身的价值。他还认为,不是文学的概念大于审美,而是审美的概念大于文学。坦率地说,当我跟随作者在展开关于“三大母题”的思考,不断读到这样一些关于儿童文学的更为基本的理论问题的论述时,我得到的是一种十分



过瘾的阅读上的满足感。

二

不久前的一天，绪源给我打来电话说，《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一书将再版，他希望我为这一版写一篇序。“希望是一篇进行自由的学术批评的序”，他强调说，“这样会很有趣的。”

说真的，我有一点被他的话所感动。在这个廉价的好话盛行、而真正的批评往往缺席的时代，在普遍的人性中，更多涌起的是喜听奉承之辞的习性的当下，绪源的提议表现出的无疑也是一种十分稀有的精神和个性。同时，我也有一点被他的话所吸引。的确，我认为，《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一书也存在着某些可以讨论的学术缺陷。

如前面的引文所明确表达的那样，关于“母题”这一概念，刘绪源认为，它比“题材类型”等概念居于一个更高的层次，是一个更笼统的概念，“我们说到一个母题，那其实就是指一种审美眼光，一种艺术气氛，一个相当宽广的审美的范围”。

这可以说是该书论述的核心观点和基础，也是这部以“母题”为基本论域的著作思想展开和构建时所设定的理论半径和学术支柱。但是，我认为，这一定义违背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界对于“母题”一词的基本界定，因而在学理上的可靠性和思维上的严谨性方面就都被打上了问号。

“母题”(motif)这一术语主要来源于西方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理论表述系统。关于母题研究的发展情况，根据刘魁立先生介绍，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后，由于世界各国民间文学原